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九十七回 李海訴說夜明珠 白鱧王要求祭祀

詩曰：細敲檀板轉鶯喉，響過行雲邁莫愁。
多少飛觴閒醉月，千金不惜買涼州。
長安兒女踏春陽，無處春陽不斷腸。
舞袖弓腰渾忘卻，峨眉空帶九秋霜。

「卻說這些歌姬舞女跌翻在地上，番王道：『人命關天，快叫御醫來看。』一時間御醫齊到，看下脈來，說道：『此非病症，不當死。』番王道：『既不當死，怎麼這等不省人事？』御醫道：『此必鬼魅相侵，天明後當復醒。』果然天明後，齊齊的醒將過來。番王問其故，齊說道：『奉摩伽法師差遣。』番王一時不解其意，差下巡捕官兵，滿國中查究，查得是個摩伽羅，審問一番，卻又曉得他平生行事，即時拿住，解上番王，一條鐵索鎖在琵琶骨上。番王吩咐打板，板打在地上，黏不到他的皮肉；番王吩咐夾夾棍，節節斷，夾不到他的腳上；番王吩咐殺，砍下頭來，頭不見，身子不見，又聽見他的聲氣說道：『你殺得我好，我做鬼也不饒你！』」

「番王怕他做鬼不饒，沒奈何，請下一個天自在。這天自在又是哪裡來的？原來波斯國有個躑躅僧人，不剃頭，頭髮四時只有半寸長；不洗臉，臉上四時有塵垢；不修整衣服，衣服四時是披一片掛一片。相逢人只講『天上好自在』，人人都叫他是個『天自在』。這天自在卻有老大的神通，大則通天達地，小則役鬼驅神，無所不能，故此番王請下他來。請到天自在，告訴他摩伽羅一番。天自在道：『這個孽畜四下裡害人，罪惡盈滿，今日該犯到我手裡來了。』即時搭起一座高臺，有七七四丈九尺高，天自在坐在臺上，書符遣將，敲了三下令牌，就要摩伽羅見面。摩伽羅怎敢來見面？抽身就走。

「走到北天竺，天自在又關會北天竺城隍之神。北天竺安不得身，又走到東天竺。天自在又關會東天竺城隍之神，東天竺又安不得身。卻又要走，只見天自在關會五天竺五個城隍之神，各天竺所屬同各城隍之神。各處安不得身，卻又要上天，天上又是天自在借下的天羅，密密層層，沒有空隙；卻要下地，地下又是天自在借來的地網，密密層層，又沒有個空隙。沒奈何，一轂碌鑽到西海裡面去了，變做一個魚，擺擺搖搖，權且安住身子。天自在卻又曉得他下了海變做魚，一道牒文，關會四海龍王，閉著海門一捉，捉得摩伽羅沒處藏躲。正叫做：人急懸樑，狗急緣牆。它就盡著平生的本領一變，變做這等一個大魚，百□多里之長，二三□里之高。撒起鱗力，和那些水族神兵廝殺一場。水族神兵俱已殺敗，天自在也差做了這個對頭，只得一道疏表告佛爺爺。佛爺爺差下了李天王，把緊箍子咒收它，卻才收得它服，佛爺爺不壞它，卻也不放縱它，要它供下一紙狀，不許它做人，不許它變化，止許它做魚，長不過一尺，大不過三寸，如違即時處斬。故此它方才看見個『佛』字，即時俯首而去。這卻不是魚王一段緣故？一言難盡。」

天師道：「若不是國師老爺遠見，險些兒家門前又做出一場來。」老爺道：「哪裡就是家門前？」天師道：「魚王去後開船，又走半日，已自是白龍江口上，只要轉身，就進到江裡面，離了大海，怎麼不是家門？」老爺道：「若是白龍江口，怎麼不轉過舵來？」即時傳命，各船各舵工仔細收口。藍旗官報道：「前面煙霧昏沉，不看見江口在哪裡，故此各船各舵工不敢擅自轉舵，不敢擅自收口。」老爺道：「海口上有一座封姨山，各舵工只看有山就是。」藍旗官道：「連山也不見在哪裡。」老爺道：「既看不見山在哪裡，這一定是那土地老兒的話來了。」馬公公道：「土地老兒甚麼話？」老爺道：「軟水洋土地老兒說道：『封姨山上有一個千歲老猴，專一在海口上使風作浪，駕霧騰雲，阻人去路。』這卻不是他的話兒來了？」王爺道：「水面上的事這等難。當原日下海之時，只說去得難，轉來卻容易。哪曉得轉來還有這許多難。」天師看見王爺口裡左說難，右說難，他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一手掣過一口七星劍來。

剛掣過劍來，國師道：「天師大人且不要急性，待貧僧著發這些護送的，你再來也未遲。」天師看見國師開口，不敢有違，連聲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國師輕輕的念上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！卻才叫過明月道童、野花行者、芳草行者。三位見了國師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。國師道：「我們寶船已經來到白龍江，生受你們，回去罷。」三位道：「再送一程。」國師道：「不消了。」三位拜辭。國師道：「明年孟蘭會上相謝。」三位連聲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乘風而去。國師卻又叫過銅柱大王、紅羅山神。二位見了國師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。國師道：「我們寶船已經來到白龍江，生受你兩個，回去罷。」二位道：「再送一程。」國師道：「不消了。」二位拜辭。國師道：「再過三年，我有道牒文來取你。」二位連聲道：「專候！專候！」乘風而去。國師道：「天師大人，請有事見教。」

道猶未了，一個毛頭毛臉，捩眼凸腰的老猴，一轂碌落在面前。原來國師在著發那些護送的，天師就在一邊燒了飛符，請下天將，拿住老猴，專等國師事畢，他就一轂碌落在面前。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是哪個？」天師道：「這就是封姨山上的老猴精，駕霧騰雲，阻我們歸路。故此貧道請下天將，拿將他來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你既是駕霧騰雲，你趁早些收了雲霧便罷。天師大人，快不要加害於他。」老猴吟喝道：「佛爺爺可憐見，小的是一團好意，天師老爺還不得知！」三寶老爺聽見說「好意」兩個字，卻就弔動了他的賽月明，連忙道：「你是好意，敢是個李天王送夜明珠麼？」老猴又著三寶老爺猜著，連聲說道：「這位老爺神見，果是一個李將軍，果是一顆夜明珠。」三寶老爺喜之不勝，說道：「李將軍在哪裡？」老猴道：「現在小的山上。」老爺道：「既在你山上，怎麼不早來告訴，卻又騰雲駕霧，阻人船隻？」老猴道：「不因漁父引，怎得見波濤？不是小的騰雲駕霧，怎得天師拿住小的？不是天師拿住小的，怎得李將軍上船？」老爺道：「原來有此一段好意，請起來待茶。」老猴道：「怎敢要茶，小的還去送過李將軍來。」好老猴，一聲去就是去，一聲來就是來。這一來不至緊，連李將軍一齊來了。二位元帥、一個天師、一個國師、四位公公、大小將官仔細打一看，恰好是昔年掉下水的李海！人物面貌俱然照舊，只是嘴上鬍子長了許多。三寶老爺撫掌而笑，說道：「異哉！異哉！我好一個夢，馬譯字好一個圓夢！」天師道：「且慢些講夢，叫李海過來謝了老猴，著發他去罷。」國師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這中生救了我們船上一個軍士，又且養育了這些年數，莫大之功。天師大人，你那裡與他一張執照，封他為封姨山神，萬年享祀，天地同休。」天師不敢怠慢，即時寫下牒，用著印，付與老猴。老猴磕頭禮拜，乘風而去。老猴這一去不至緊，天清氣朗，萬里無雲，明明白白。一個白龍江口，大小寶船一齊轉過舵來，一齊進了江口，船行無事。

李海來磕頭，三寶老爺說道：「李海，你當原先掉下水去，怎麼得到這個山上？」李海道：「小的掉下水去，隨波逐浪而滾，滾到山腳之下，還不曾死，是小的沿上崖去，躲在山腳下一個巖洞之中。過了一宿，過明日早上，轉思轉想，越悲越傷，是小的放聲大哭一場。這一哭不至緊，就是小的福星降臨，怎麼福星降臨？崖上就是山，山叫做封姨山，山上就是這個老猴，有三個小猴。老猴聽見那裡哭，問著小猴，小猴問著小的，小的卻從直告訴他一段緣故，小猴又去告訴老猴。老猴說道：『人命關天，你們把葛藤接起引他上來。』果真引小的上山。小的上山見了老猴，卻又從前告訴他一段緣故。老猴會起數，起一數說道，小的日後有條金帶之分，小的又與他有宿世之緣，卻就加禮小的。小的就住在這山上，不覺得過了這些年數。」老爺道：「老猴說你有一顆夜明珠，你這如今珠在哪裡？原是從哪裡來的？」李海道：「說起珠來，又有好些緣故。」老爺道：「是個甚麼緣故？」李海道：「那山上有一條千尺巨鱧，無論陰晴，三日下海一次飲水。下海之時，鱧甲粗笨，尾巴搖拽，抓得山頭上石子兒雷一般響。小的聽見響，卻問老猴。老猴告訴它的出處，小的去看它看兒。只見它項下一盞明晃晃燈籠，小的又問老猴。老猴說道：『不是燈籠，是顆夜明珠。』小的彼時就安了心，把山上的竹子斷將來，削成竹箭兒，日曬夜露，曬一個乾，露一個飽，那竹箭兒比鐵打的不硬幫三分，卻悄悄的安在它出入必由之路上。它在那條路上走了有千百多年，並無罣礙，哪曉得小的算計它！小的心裡也想來，天下事成

敗有個數，這中生數該盡，死在竹箭上；數不該盡，莫說竹箭，饒它甚麼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錫，都是不相干。可的它數合該盡，走下山來，死在竹箭之上。小的即時取了它的夜明珠，告訴老猴。老猴又起一數，說道這中生數合該盡，小的數合該興。小的夜明珠有此一段緣故。」

老爺道：「這緣故也巧。如今珠在哪裡？」李海道：「彼時小的得了珠之時，拿在手裡。老猴看見，哄小的說道：『前面又是個大鱗來取命也！』小的吃他一哄，起頭去看。老猴哄得小的起頭去看，他就一手搶過夜明珠；一手抓開了小的腿肚子，一下子安在腿肚子裡面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如今？」李海道：「這如今珠在皮肉之裡，外面皮肉如故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取開暑襪兒看看。」李海即時取開來，眾位老爺一看，果真是那只腿就像盞燈籠，光亮亮的。老爺道：「幾時才取出來？」李海道：「那老猴說來，這珠直要回朝之日，面見萬歲爺，方才取得。」老爺道：「遲早何如？」李海道：「老猴說來，小的是個小人，鎮壓這顆珠不起；除是見了萬歲爺，方才取得。一遲一早，俱要傷害小的。」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不消取它。」

王爺道：「雖在李海處，也是太白金星之意，彼此一同。」天師道：「今日到此，萬事俱備。再不須多話，各人安靜休養，以待進朝之日，面見萬歲爺。」眾位都說道：「天師之言有理。」各人安靜休養，不過三日中間，旗牌官報說道：「不知哪裡來的一個老道人，鬚髮盡白，手裡敲著木魚，口裡念著佛，滿船上走過，不知是個甚麼出處？小的們未敢擅便，特來稟知元帥。」元帥道：「不過是個化緣的，問他要甚麼！叫軍政司與他甚麼就是，再不消到我這裡來煩瀆。」

藍旗官得了將令，跑出來迎著道人，問說道：「你是個化緣的麼？」道人不做聲。旗牌官問道：「你化衣服麼？」道人不做聲。旗牌官問道：「你化齋飯麼？」道人不做聲。旗牌官問道：「你化道巾麼？」道人不做聲。旗牌官問道：「你化鞋襪麼？」道人不做聲。旗牌官問得不耐煩，不理他，由他去敲。由他去敲不至緊，日上還可，到了晚上，他還是這等敲。

中軍帳兩位元帥聽著，明日早叫過旗牌官來，問說道：「昨日化緣道人，怎麼不肯化緣與他？」旗牌官道：「問著他，他只不開口。」老爺道：「既不開口，怎麼又在船上敲著木魚？喜得這如今是個回船之日，若是出門之時，軍令所在，也容得這等一個面生可疑之人罷？」旗牌官看見元帥話語來得緊，走將出去，扯著道人，往中軍帳上只是跑，稟說道：「這道人面生可疑，伏乞元帥老爺詳察！」元帥道：「那道人，你是哪裡人氏？」道人道：「小道就是紅江口人氏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姓甚麼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小道姓千百之百的百字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只叫做百道人，並沒有名字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到我船上做甚麼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小道無事不到老爺寶船上。」元帥道：「你有事，你就直講罷。」道人說道：「元帥心上明白就是。」元帥道：「甚麼明白？你不過是個化緣。我昨日已經吩咐旗牌官，憑你化甚麼，著軍政司化與你去。旗牌官說問你，你不做聲。你既要化緣，怎麼礙口飾羞得？」道人說道：「非是貧道不做聲，旗牌官說的不是，故此不好做聲得。」元帥道：「旗牌官說的不是，你就明白說出來罷。」道人說道：「貧道的話告訴旗牌官不得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告訴我罷。」道人說道：「也告訴不得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告訴不得，你來這裡怎麼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元帥自家心上明白就是。」元帥道：「心上明白是個混話，我哪裡曉得？」道人又說道：「元帥自家心上明白就是。」一問，也說道：「元帥自家心上明白就是。」二問，也說道：「元帥自家心上明白就是。」三問、四問，他越發不作聲。元帥急性起來，叫聲：「旗牌官，攆他出去！」旗牌官一擁而來，一個攆，攆不動；二個攆，攆不動；加上三個、四個，也攆不動；就是□個、二□個，也攆不動。元帥道：「好道人，在那裡撒賴麼？」道人說道：「我豈是撒賴！我去自去，你怎麼攆得我去？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去罷。」道人拂衣而去，又是這等敲木魚，又是這等念佛。元帥道：「這個潑道人這等可惡，叫旗牌官推他下水去罷。」元帥軍令，誰敢有違？一班旗牌官你一推，我一送，把個道人活活的送下水裡去了。旗牌官回覆元帥，說道：「送道人下了水。」

道猶未了，道人恰好的站在背後。元帥道：「旗牌官敢弔謊麼？」旗牌官道：「怎敢弔謊！明明白白送下水去，不知怎麼又會上來？」元帥道：「這一定又是個變幻之術。」王爺道：「這樣妖人，何不去請教天師作一長處。」老爺道：「纖疥之疾，何足掛懷！叫旗牌官再送他下水去就是。」軍中無戲言，叫送他下水，哪個敢送他上岸？一會兒，一千旗牌官推的推，送的送，只指望仍前的送他下水，哪曉得這個道人有些古怪，偏然不動，就像釘釘了一般！

老爺大怒，罵說道：「無端賊道！說話又不明，送你又不去，你欺我們沒刀麼？殺你不死麼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元帥老爺息怒，貧道不是無因而至此，只是老爺一時想不起。」元帥道：「盡說得是些混話，有個甚麼想不起？」道人說道：「你叫我去，我且去。你叫我下水，我且下水。只元帥想不起之時，貧道還要來相浼。」老爺道：「胡說！你且去。」道人說道：「我就去。」好個道人，說聲「去」，果真就去。

去到船之上，又告訴旗牌官說道：「你們送我下水，不如我自家下水去罷。」旗牌官道：「你下去我看看。」一轆轤跳下水去，一轆轤跳上船來。站在船頭上，眾人去推他，偏推不動。一個不動，□個不動，百個也不動。偏是沒人推他，他自家一轆轤又跳下水去，一轆轤又跳上船來。一班旗牌官不敢輕視於他，卻回覆元帥，把他跳下水，跳上船的事故，細說一遍。老爺道：「沒有甚麼法，待他再來」見我之時，我吩咐一聲殺，你們一齊上，再不要論甚麼前後，不要論甚麼上下，亂刀亂砍，看他有甚麼妙處。」

道猶未了，那道人又跑將進來，說道：「元帥老爺可曾想起來麼？」元帥喝一聲道：「殺！」元帥軍令，誰敢有違。一班刀斧手一齊動手，你一刀，我一刀，刀便去得快，殺便殺得凶。只是道人不見在哪裡，連人也不見，怎麼殺得他？元帥吩咐住了刀，剛住了刀，一個道人又站在帳下。元帥又吩咐殺，又是一片刀響，一片殺，那道人又不見了。住了刀，那道人又站在面前。元帥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這等一個道人，淹不死，殺不死，你還是個甚麼神通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元帥老爺，你自家心上明白就是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只說個混亂，何不明白說將出來。」道人說道：「只求老爺想一想就是。」老爺道：「沒有甚麼想得。」王爺道：「終久不是結果，不如去請教天師。」

老爺沒奈何，只得去請教天師，把前緣後故細說一遍。天師叫過道人來，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小道是紅江口人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姓甚麼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小道姓千百之百的百字，姓百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道人說道：「並沒有名字，就叫做百道人。」天師道：「你手裡敲的甚麼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小道手裡敲著是個木魚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口裡念著甚麼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小道口裡念著是佛。」天師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「我認得你了。你何不明白說將出來，怎麼只要元帥心上明白？」道人說道：「這原不是個口皮兒說的，原是個心上發的。故此小道不敢說，只求元帥老爺心上明白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只該來尋我，怎麼又尋元帥？」道人說道：「當時許便是天師，這如今行都是元帥。」

三寶老爺說道：「還是個甚麼許？甚麼行？天師大人指教一番罷。」天師笑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原是貧道身上一件事未完，今日卻要經由元帥。」老爺道：「是個甚麼未完？」天師道：「元帥就不記得當原日我和你兵過紅江口，鐵船也難走，江豬吹、海燕拂，雲鳥、蝦精張大爪，鯊魚量人鬥，白鱗趁波濤，吞舟魚展首。日裡蟹蛟爭，夜有蒼龍吼。蒼龍吼，還有個豬婆龍在江邊守。江邊守，還有個白鱗成精天下少。這道人姓百，手裡敲木魚，口裡念佛。百與白同，木魚是個『魚』字，念佛是個『善』字。『魚』字合『善』字，卻不還是個『鱗』字，加上一個『白』字，卻不是個『白鱗』兩個字。」

老爺道：「原來這道人就是白鱗精！當原先出江之時，已經盡禮祭賽，怎麼又是天師未完？」天師道：「元帥老爺，你卻忘懷了，彼時是貧道設醮一壇，各水神俱已敵去，止有他神風凜凜，怪氣騰騰，是貧道問他，還要另祭一壇麼？他搖頭說『不是。』貧道問他，還要跟我們下海麼？他搖頭道『不是。』貧道問他，還要封贈一個官職麼？他點頭點腦說道：『是，是。』貧道彼時寫一道敕與他，權封他為紅江口白鱗大王，又許他回船之日，奏過當今聖上，討過敕封，立個祠廟，永受萬年香火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這卻不是貧道的未完？」老爺道：「有此一段情由，咱學生想不起了。天師，你許他奏過聖上就是。」天師道：「今日回船候命，行止俱在元帥老爺，貧道未敢擅便，還要元帥老爺開口。」老爺道：「依天師所許，咱回朝之日，奏上萬歲爺，討過敕封，立

所祠廟，永受萬年香火。」

道猶未了，白鱗道人已經不見形影。只是各船上俱聽見白道人臨行之時，口裡說道：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」老爺曉得說道：「只這兩句就說得好，庇國福民，聰明正直為神，不枉了天師這一段原意。」王爺都只說安靜休養，等待進朝，哪曉得又吃白鱗大王生吵熟吵，吵了這一場。

老爺道：「今後卻是家門前，可保無事。」天師道：「進了朝門，見了萬歲爺復了命，龍顏大悅，那時節才保無事。只這如今雖然是江，也還是水面上，不敢就道無事。」老爺道：「咱學生有個妙法，可保無事。」天師道：「有個甚麼妙法？」老爺道：「朝廷洪福齊天，一呼一吸，百神嘿應；一動一靜，百神呵護。咱學生把聖旨牌抬出來，安奉在船之腦額上，再有哪個鬼怪妖魔敢來作吵！」天師道：「這個話倒也講得有理。只一件，鬼怪妖魔雖然不敢作吵，九江八河的聖神豈不來朝？」老爺道：「來朝是好事，終不然也要拒絕他？」天師道：「挨了諸神朝見，這就通得。」三寶老爺即時吩咐左右抬出聖旨牌，安奉在船額上。左右回覆安奉已畢。天師道：「二位元帥卻要備辦參見水府諸神。」二位元帥心上還不□分准信，嘿嘿無言。須臾之頃，旗牌官報說道：「船頭下一道紅光燭天而起，紅光裡面閃出三位神道。」

畢竟不知是個甚麼神道？且聽下回分解。